

忘趣捨叩齒集神
居常痾恙輕三尸
和乎無令耳目勝
然深夜中若與元
文為為琅玕五臟
支為為醜天地相
下顧人閒淵藁蠅
修行近日形如鶴
綿出色真出建集
氣色真出建集如
到底停騰媵女立
到不味稍梁食姪
士司馬退之詩姪

本朝服餌既久
方腫明餌既久
歐公集疑一綠髮
腸清骨疑一綠髮
詩清骨疑一綠髮
却先得知鼎一綠
却先得知鼎一綠

子夫道在太極之先
太極之先而為高在
不為父長於上而為
氏得之不以天為老
氣母雜斗得之終古
之終古不以此為崑
馮夷得之以此為崑

處太山黃帝得之
北極西王母得之
其終彭祖得之
伯傳說得之
乘東雜騎箕尾而相
子大宗師真訓偃
素出做真師真訓
天地出做真師真訓
史履操夷簡德精
栖志虛玄吐故納新
衆妙於三清之表
之妙於三清之表
書外道邁並烈
道士知遠傳
聲高自
古出舊
唐

史步八閱而為宇節四運之常氣
出魏文帝大暑賦貫元虛於太
虛薄紫微而祿庚澄神元漠流
棲心大道送方外出阮籍賦頤神
太素道送方外出阮籍賦頤神
樂以終日等寂冥於籍詩出孫綽
天台賦道等寂冥於籍詩出孫綽
精夜後不聞龜息秋來惟長鶴
輕得道羽化天贈息秋來惟長鶴
松貌泉停谷虛寓形白帖鶴骨
累與扶桑公陶隱居人為師友矣
出唐鍊丹文

化庚於丹服三同金蟾婦契
為出甲砂外一珠以并出竊翠
黃太受氣包月囊周易參張奔
銀清煉於八石虫砂交同契
能靈丹丙石虫出朱象論
輕丹出肉含之太朴作魏母於西月是為妻
能經胎食之全精先元廣之意出參得
能黑砂服魄稟氣經
能白服魄稟氣經

生蟬中時如賜訣令記(史)藥砂尤(子)
藥蛻卒道霜黃以出寡之服忌合
詔出唯士雪金為晉葛婦上之凡金
泌唐有列服朱神書洪清並令人聞之
居書空合之砂母陶交丹抱飛見大
興皮還體雌可陶交丹抱飛見大
唐山而丹體黃成而景出而檀
觀人背成出等後苦得丹檀
煉柳上而梁合無既求其
丹泌開上書飛藥神符勾出
藥能折之 飛丹物符勾出
出合有咸高丹物符勾出
通長似亨宗色帝秘漏史
仙丹英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種並出孫思邈太清丹經要訣
君侯若能剪除荆棘絕去人我
是花結實則二樹生繁食之
光萬里出許遠遊與王遠少書
守丹竈而不顧煉金丹而遠方
選別賦竈而方士煉玉液而遠
五石令不出遊出詩並雜體而
漏令杜不得問丹砂雜家事
並圭救病金丹別後知傳事
刀圭救病金丹別後知傳事
去雞犬舐藥器以升仙
石之壽以煉冰雪之膚
吸持而蟬

暗能明一斛人擎力難勝年萬
遇火輕連上騰鬼神尋求莫知所
在並出青霞子論神轉百餘年乃
丹半劑為地仙展轉百餘年乃
日昇三天也作丹神仙傳百餘
第子三人可服之而成與犬伯陽
子曰先王可即起再死二犬人第
求葬具中伯陽即起再死二犬人第
第子具中伯陽即起再死二犬人第
傳子口為起去出萬納下及
廣記身生為羽翼之行也
皆因服丹丹生為羽翼之行也
七曜之服丹丹生為羽翼之行也
四種出世十三種非世所用二十
種非世所用二十

蛇吞則翼生四與我一身九藥老
 有五色服之與我身輕生羽
 並出來黑白帖載詩日應得丹霜
 春來黑髮新金長生只要一凡
 丹並出王建髮新金長生只要一
 砂日採還並出姚合年一洞裏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九十一終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九十一
僊道部之六

史

墨救以鄭普思為祕書監葉靜

能

為國子祭西出通鑑唐中宗紀

傳

史宗玄附太平公主授馮臚

能

入直翰林為國子祭酒時葉靜

宗

特葉法善授銀青光祿大夫鴻

臚

卿尹惜拜諫議大夫並出事物

紀原 觀字

廉桂館益壽延壽館出通鑑漢武

公

孫卿言山人好樓居上作蜚

魏主把天師道場
出宋營陽王並寇謙之
重壇五層

柳泌居興唐觀煉藥出唐
宗紀

白帖周穆王尚神仙召尹執柱
仲居終南山尹真人草樓所因

樓觀蓋道觀之初也育煬帝改
玄壇後復曰觀出事物紀原

集精廬出陳伯玉集碁聲花院
閉帳影石壇高出司空圖詩

傳 道士授封
後周武帝時衛元嵩封蜀部

公並出事物紀原
葉法善封越國公

道士賜紫
唐口宗神龍初加葉靜能金

紫之階未頒紫衣朝野僉載曰
史崇玄附太子公主衣紫羅裙帔

唐代宗時李泌乞為道士賜紫
衣道賜紫自李泌始並出事物

紀原
皆七賜謚

傳 後漢張道陵有天師之稱
梁陶洪景死賜謚正白先生元魏

世祖賜寇謙之天師之號唐王
知遠贈昇玄先生唐玄宗賜李

含先曰玄靜先生並出事物紀原
道術

左慈以氣禁水水為透流一
犬禁水着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出

抱朴子

王喬有神術為葉縣令每月晦

望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

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

至輒雙鳥從東南飛來於是候

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鳥焉乃詔

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

屬履當朝時葉門下戲不擊自

鳴聞於京師出王喬傳道士趙

炳以氣禁人不能起禁虎虎伏

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

柱入尺許以氣吹之便可躍出射

去如弩箭之發異苑云趙候以盆

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越方善

禁呪也出徐登傳注事出抱朴子

並東漢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

有神通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

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亦

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於下座應

曰此得可也因求銅盤貯以水竹

竿兩釣於盤中須臾一鱸魚出

操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

周坐席可更得乎元放乃更食釣

沈之須臾復引出長二尺余鮮

可愛操使自前鱸之周浹會者操

又謂白旣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

耳元文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
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綿手
過勅使者增市三端語負即得薑
還并獲使報命後操使操蜀反驗
問增錦之數及時日早晚若符契
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
人慈乃為賈酒一升捕一斤手白
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
其故行見諸墟悉亡且酒脯矣操
懷不喜因坐上收欲殺之慈卻入
壁中霍然不知所或在或見於市者
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
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
復逐之走入羊羣操知不可得乃

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日殺本試
君術耳忽有一老翔屈前兩膝人
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
羣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
立云遽如許家莫知所取焉出本
傳解奴幸張貂者亦不知其何
部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
戶奴幸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又
河神有神聖卿善為丹青符劾厭
與鬼神交通出解奴幸傳孟節
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
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
可至百日半年出王真傳張措

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出本傳並
東漢吳猛因還豫章江波甚急
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度
觀者異之順陽樊長實為建昌令
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
人各作箸一雙幸靈作而未輸或
竊之焉俄而竊者心痛欲死靈請
之曰爾得無竊我箸乎竊者不應
有頃愈甚靈曰爾若不以情告我
今已死矣竊者甚遽乃自首出之
靈於是飲之以水病即立愈行人
由此敬畏之船成當下吏以二百
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
此已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
牽之乃手執箸惟用百人而船去
如流眾大驚怵咸稱其神僧涉
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為沙門
符堅時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
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
若指掌能以秘呪下神龍每早堅
使之呪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
輒大雨堅與羣臣親就鉢中觀之
卒于長安沙門曇霍者或遺其
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皆以還其
本主衣無所汚行步如風雲出本
傳並晉書

傳費長房遇壺公有神術能縮
地脉千里聚在目前放之如舊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漢樂巴漢帝召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頗有醉色不飲而以酒望西南巽之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巴對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為立廟今日耆老皆入廟致饗是以來遲臣本縣成都失火臣喫酒為雨以滅火災詔原罪即遣使往驗其言荅云正旦失火食時有一大雨從東土來乃息雨皆酒氣後一曰大風天霧暗失巴所至尋問之其日還成都與親戚別去而昇天矣左慈拔簪以畫酒即中斷分為兩向左慈明六甲能役鬼神坐致行厨劉政有道

折能一一人作千人作萬人又能噓水興雲聚壤成山刺地道淵仙翁為客設酒不令人傳之見五目至人前若不盡者則去並出葛洪神禁制變化之事與能傲召鬼神禁制變化之事與妻樊夫人較其術俱坐堂上綱作火燒碓屋從東起夫夫人禁之火滅庭中林桃夫妻各呪一才使相鬪擊良父綱所呪者不如數走出籬外綱唾盤中即成鯉魚夫入唾盃中或懶食魚綱與夫入四明山路阻虎獨禁虎伏不敢動面欲往虎即喊之夫人徑前虎即面

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牽
歸繫於床脚不將昇天獨仕上虞
今縣廳側先有大皂莢樹網昇樹
數丈方能飛舉夫人平坐冉冉如
雲氣之昇同昇天而去出女仙傳
琴彈碧玉上調藥煉白朱砂解釀
項刻酒能開非時花出續仙傳
集吞刀弄火易貌分形出選西京
賦劉根丹篆二千字郭璞青囊
兩卷書出杜牧之長繩繫白日
大藥駐朱顏出唐文粹

史宋母忌王伯僑充尚羨門
昭曰皆效古人名效神仙者

高最後皆燕為方仙道形解銷
化服虔曰尸解也張晏曰人老如
解去故骨則變化也今山中有龍
骨世人謂之龍解骨化為之出史
記自禪書葛洪卒年八十一視
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
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出晉書
本傳唐高宗時道士劉合還丹
或而上之咸享中卒准有空皮見
背上開坼有如蟬蛻出唐書互見

煉丹
傳費長房憑變解化出神仙傳

尸解
分形散影出集山錄道中有
水解火解實繁有徒愁

康郭璞非受戕害者以此委蛇出
廣異記形如生人者口解也足
不青皮不皺者尸解也目光不落
無異生人者尸解也髮盡落而失
形骨者尸解也有死而更生者有
未斂而失其尸者有衣存而形去
者有髮脫而形飛者皆尸解也白
日解者為上夜半解者為下向曉
向暮去者為地地下主者此皆得道
之差降也出集仙錄南海太守
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
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
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
何得在茲靚曰叔夜雖示終而實

尸解出顧愷之嵇康贊
體解形而遺世乘白雲而上賓出
陳子昂集白日尸解得為飛仙
尸解本真人之鍊蛻也五屬之
隱適也並出寶劍上經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九十三

閨儀部之一

經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出常卦

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職乎中饋

巽順而已並易婦無所專於家

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

其蠶織為事並詩一女子適人者為

不貳斬者不貳天也出儀禮喪服



篇 女子不言外出內則婦順備而後
不葛帶出擅弓上婦順備而後
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
出昏義婦人不越疆而弔人出
檀弓下 婦人送迎不下堂
人不立乘出曲禮上 婦人無爵
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婦人從
人者也 幼從父兄嫁從夫 夫死從
子立出郊特牲 其夫屬乎父道
者妻皆母道也 其夫屬乎子道者
妻皆婦道也 出玉藻 婦人不居
庭不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出喪
大記 禮記 教無專制之義而
順男子之教無專制之義而

三從之道 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
供酒食而已 無閨外之非義者也

出家語 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

閨出信二十二年 富辰曰女德
無極婦怨無終出信二十四年注

近之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无已
文待 人婦義事也 出襄三十年

並左 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
穀梁傳 孔子曰彼婦之口可

出走彼婦之謂可以死敗子出杜
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出杜

鄴傳 婦人不得與事出谷求傳
並西漢 婦人性易悅耳 婦人

內夫家而外父母家並出適鑑漢

漢杜鄴傳

女雖貴猶為其國陰出西

本朝古者婦人爵因其夫貴以其

子雖有過人之才絕俗之行不表

於世婦人有德行才智之能而

不得見於事有言語文章之美而

不祿者乎此詩人所以賦冊管史

氏所以傳列女也擇夫得温嶠

生子勝王濟並出東坡集

婦德

經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

淑慎其身出燕燕注云任者以恩

相親信也委委佗佗如山如河

潤出君子偕老注山无不容河无

女其妾貽我彤管彤管有煒出靜

女並詩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

連出禮秋官疏才明絕異也清閑貞

史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清閑貞

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

是謂婦德也女傳地道柔靜

陰明德皇后紀並傳婉靜有禮

山明德皇后紀並傳婉靜有禮

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

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出史

嘉

嘉

通導義方之明訓憲女史之典戒

出藩安仁寡婦賦有淑謹之德窈

出宋玉神女賦有淑謹之德窈

濯繁蘋不改其操故我君子琴瑟

友之繁莫不總制清衷洪宣懿則茂

蘋繁之雅訓協沼沚之芳猷始無以

敬姜詩云淑女論容比德始無以

過一稟柔成性蘊粹含章窈窕

秀婉變之姿貞節峻於寒松

儀麗於温玉温慈惠和信肅修

睦行有法度動有禮經嚴恪以理

家人嫺姿以和君子則已含弘光

大矣古乃宗廟哀敬二孝之婦

祗和謙順也蠲潔酒食婦儀也

親可以作範母儀昭宣壺則矣外

以贊府君之德力以光中績之政

遺素藪蕙敷蘭滋惠心光孚

永氣沼沚堂嚴壺訓芬郁母儀中

饋柔嘉姆妙有則並出陳子昂集

瞻柔嘉姆妙有則並出陳子昂集

詞氣老唐先風之轉蘊蕙云張說

之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邾出

杜詩常自砥礪未嘗以簫歌廢

日動循禮法曾不以頻笑為容出

日動循禮法曾不以頻笑為容出

日動循禮法曾不以頻笑為容出

日動循禮法曾不以頻笑為容出

日動循禮法曾不以頻笑為容出

日動循禮法曾不以頻笑為容出

日動循禮法曾不以頻笑為容出

日動循禮法曾不以頻笑為容出

日動循禮法曾不以頻笑為容出

張燕公碑 實有全德為九族宰
師 崔氏銘並柳文 卑柔莊敬承二
尊姑嫂姊姒和無痕出韓詩 婉
約勞謙得六姻之和出權載之集
慕誌 其為妻道也真順之宜常
服於身體疑忌之慮不萌於心術
忿懷之色不兆於容貌同焉而合
於禮婉焉而得其正出柳文 鵲
巢之均一家人之悔厲邊豆敬齊
之色琴瑟靜好之儀夫備有焉
得內姻外姻之和如惠風甘雨
長養以安舅姑並出權載之 昔
敬愛以安舅姑並出權載之 昔

漆室緹女也及為婦則無聞
伯宗梁鴻妻哲婦也及為母則
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為女
為婦時亦無聞今夫為人為女則
友為元氏婦則豐索家祀為母則
親執書誨二子皆以通經仕女美
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
者具美可謂冠古矣 柔明治
性溫惠保身謹脩言容動中規度
承訓師氏作嬪之人茂四德而蘭
幽馨潔百行而玉立無玷發為
淑問著為芳猷姻族有輝閨闈是
式靜無違禮故組紉有常訓動
必中節故環佩有常聲並出白樂

天集元夫人墓銘
豐容詎假於
環佩工藝亦因於
珠玉滿堂不忘於
列載流於圖史出沈
雲卿文歌鍾成

斯不妬鳳凰和鳴
出李太白文
言成大家之書行為
衆婦之去出

王維集
度盟絜饋
勤寒燠匪

懈和灰紉緘之事
願指
具

祭大實必躬蘊藻
事夙興夜寐
能服幹翟之衣並
呂和抄

本朝靜女不爭
寵幽姿如自善出
歐公詩以孝力事
舅姑為賢

婦以柔順事其夫
為賢妻以恭儉
均一教百其子為
賢母出歐文

勤姆師
珩璜之節
出東坡集
柔良觀專來嬪
巨室

臨川集
象服之盛配德
於山河

形管之叢比潔於
圭璧靜而守

之象並出樂城集
必有儀嚴山河

屬纊九族無間言
出類要

子許允之婦奇醜
交禮竟不復入

房許曰婦有四
德卿有幾荅曰新
婦所乏者容耳
之有百行君有幾
許曰皆備婦曰
君好色好德何

謂皆備許有怒色遂相殺重出郭

史班康好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修正尚末蒙禔為邪欲以何望使

鬼神有知不受不為也出西漢平

知訴之無益故不為也出西漢平

傳互見守正婦言不必詳口利

辭也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

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出後漢列

女傳武帝嘗與胡貴嬪樗蒲列

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貴嬪

對曰此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

而何也貴嬪傳謝道韞為王

凝之妻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

議辭理出道韞遣婢白獻之曰

欲為小解園乃施青綾步障申

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出列女傳互

見嫂門正晉書

傳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船

見一老嫗搖櫓曰女子何不謂榜

利杼而搖櫓女荅曰丈夫何不跨

馬揮鞭而牽船出裴啓期語林互

見納侮齊女徐吾者與其鄰婦

合燭夜績吾貧而燭不屬鄰婦請

無與夜徐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先

去常後歸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

下為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

獨不為益明去一人燭不為益闇

夜交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
夜績出列女傳互見識見
獲孫傳正廉問宣池訪李白子孫
劉歡之妻皆編戶毗也因召至郡
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
而進退閑雅應對詳諦且祖德如
存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
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
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
無官父歿無名有兄不相保為天
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幾
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况婦
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儷于

辰夫救之而已久不敢聞於縣官
聖辱過考鄉閭逼迫忍恥來告言

訖淚下出李白集
婦容

經巧笑之瑤佩之玉難
車顏如舜華將翔將佩玉瓊琚
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出有上同車
靜女其妹靜其女妾出靜女並

詩
史婦容不必顏色美麗迥盪流塵
穢服飾鮮潔沐浴以待身不垢辱
是謂婦容出後漢列女傳王大
人神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
婦清心玉映台是閨房之秀出晉

書列女傳互見標致門
集鉛華不御芳澤無加出洛神賦
着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出好
色賦並選秀色掩今古荷花羞
玉顏浣沙弄碧水自與清波閑出
李太白婉婉淑姿鏘翔令容
家貧歲不易衣而天姿潔清脩嚴
常若簪珠幾衣紈縠寥然不易為
塵垢雜並出柳文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九十二終

纂淵海卷第一百九十三

婦功是獲為締為絡出葛覃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出大雅瞻卬
互入治家並詩執麻象台絲

織組組紉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
祭祀納酒漿蘩豆菹醢出記內則

史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專心紡
績好戲笑絜齊酒食以奉賓客

是謂婦功士後漢列女傳
專意吳王趙夫人能於指問織錦

號機絕於方寸帛上綉玉岳河海
號針絕以神膠續髮為帽仍一髮

書列女傳互見標致門
集鉛華不御芳澤無加出洛神賦
着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出好
色賦並選秀色掩今古荷花羞
玉顏浣沙弄碧水自與清波閑出
李太白婉婉淑姿鏘翔令容
家貧歲不易衣而天姿潔清脩嚴
常若簪珠幾衣紈縠寥然不易為
塵垢雜並出柳文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九十二終

纂淵海卷第一百九十三

婦功是獲為締為絡出葛覃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出大雅瞻卬
互入治家並詩執麻象台絲

織組組紉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
祭祀納酒漿蘩豆菹醢出記內則

史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專心紡
績好戲笑絜齊酒食以奉賓客

是謂婦功士後漢列女傳
專意吳王趙夫人能於指問織錦

號機絕於方寸帛上綉玉岳河海
號針絕以神膠續髮為帽仍一髮

折為縷號絲絕出晉王子嘉拾遺
記順宗時南海貢奇女眉娘
能於一尺綉上綉法華經字如粟
米又作飛仙蓋以絲一縷為蓋五
重中有十洲三島出唐蘇鶻蘇氏
演義
美細意熨貼平裁縫減盡針
線跡出杜詩縫為絕國衣出李
白

母道

經文伯之喪敬姜蒙其牀而不哭
曰昔吾有斯子也吾將為賢人
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
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

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夫
出記禮記下

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死
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
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
供先者請無瘠色無揮涕無拊
膺無哀容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
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公文氏之婦
智矣剖情析禮以明其子為令德
也出家語子貢問
史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
寵也故逐之出居于魏出左威三
年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
懼千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為不能
事王乎其母嘆曰子其忘乎使僮
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汝諸
侯朝修天子之業至晝考其國職
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官使無滔滔
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
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在其家而
即安士朝受業晝而講貫久而
復夜而計過無惑而後即安自無
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
出國語魯語趙括自必時學兵
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
奢言兵事奢不能奪然不謂善

括易言使趙不將括則已若
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將
其母上書言括曰括不將
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為將
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及
者以百數大夫及宗室所賞賜者
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
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
軍吏無敢仰視之者所賜金帛歸
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
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
願王勿遣出趙奢傳陳嬰母謂
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先古

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
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
亡非世湯所指名也出項籍紀並史
記非張湯自殺昆弟諸子皆欲厚
葬湯湯母曰為天子大臣被惡言
而死何厚葬為哉以牛車推而
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出張湯傳雋不疑每行縣錄囚
徒還其母不疑問不疑有所平反
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毋喜
笑為飲食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
食出傳趙母指古以全其宗不
出鼎錯傳贊翟方進辭其後安
士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

履以給進項羽取王陵母

置軍中陵使進則東向生陵母
招陵使私送使者立曰為妾語陵
善事漢王母老妾故持二心妾
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出王陵
傳嚴延年為河南太守河南號
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到洛陽見
報囚大驚止都亭不入府延年至
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
下良久乃見之因責延年幸得
徭郡守不聞仁愛教化以全安愚
民屠多刑殺人欲以立威我不意
當老元壯子被刑裂行矣去女東
歸掃除墓地耳遂去蕭條延年坐

棄市東海賢其母金云辭母教

誨二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

死詔圖畫於甘泉宮並出西漢

建寧二年大誅黨人滂聞即自詣

獄白母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

死亦何恨出范滂傳郭丹後母

為鬻衣裝賣產業與從師長安並

出後漢廢高貴鄉公收王經經

謝其母二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

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

何恨之有出通鑑魏文帝紀見父

峻舉兵卞壺死之二子矜野見父

沒相隨赴賊同時遇害母裴氏

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女為孝

夫何恨乎出卞壺傳韋逞馬小

宋氏晝則採樵夜則教逞遂學

成名陶侃為尋陽縣吏監魚

梁以詐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

曰爾為吏以官物貴我非准下能

益吾乃以增吾憂矣范逵曰非此

母不生此子虞潭征蘇峻潭母

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

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

也於出列女傳一陶侃早孤貧范

逵嘗過侃特倉卒無以待賓其母

乃截髮得隻髻以易酒肴並出晉

書向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

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窺之

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
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為言玄必
敗舉事必成之理以鍾之出適
晉安帝紀成高頴初多僕射其母
誠之曰汝富貴已極但張易之張
耳爾其謹之出隋書但張易之張
昌宗居中用事相彥範謀誅之彥
範以事白其母曰忠孝不兩全先
國後家可也出唐中宗互入徇公
忘利李景讓母鄭氏家貧諸子
皆幼每自教之宅墻因雨墮得
錢盈船奴婢喜走吉母往焚香
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
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

願諸孤它日學問有成乃其志
也此不致取遽命掉而築之三子
皆進士及第景讓自進髮已班白
小有過免笞室出唐武宗紀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略其母
雖貴日織紵一匹謂玄佐曰女本
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
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出唐德
宗紀僕固懷恩既不為朝廷所
用遂與河東部將李竭謀潛謀太
原十將白王殺其子瑒懷恩入言
其母曰吾子汝勿反國家待汝
不薄今衆心既變禍也及我將如
之何懷恩不對再拜而出母提刀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
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
下三百度河北走出唐代宗紀其母
通鑑 崔玄暉累補員外郎其母
盧氏嘗戒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
中辛亥馭云兒者從宦者有人來
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
貨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
嘗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
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
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
是俸祿節資誠亦喜事如其非
所得此與盜何別縱無大咎獨不
內媿於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

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
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覆地孔
子云雖日設三牲之養猶為不孝
二父母惟其疾之愛特宜修身潔
己勿累吾此意也出本傳 王珪
與房杜善過其家珪母闕喜曰二
客公輔才汝貴不疑互見識見
蕭俛母韋賢明治家嚴俛雖宰相
侍左右如褐衣並出唐書
傳 孟母問學所
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
曰子之廢學若吾斷織也 楚子
反破秦軍而歸母閉門不納使人
數之曰越王勾踐伐吳客有獻醇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酒一器王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
下流味不加喙異日又有獻一囊
糧者王又使以賜軍士分而食之
甘不踰盍今士卒分菽粒而食之
子獨朝夕芻豢何也並出列女傳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
白母曰婦無禮請去母曰非婦無
禮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上堂
聲必揚汝制人戶視必下不掩人
備也汝獨距私之處入戶不有
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無禮非婦
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
奉其母母曰不義之物不及於錡
為人臣不忠是為人子不孝子其
去田子慙愧走出自歸於王還金
請退就獄並出韓詩外傳孟母
舍近墓孟子嬉戲為墓間之事孟
母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去舍
市旁其子嬉戲為賈術孟母又曰
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舍學宮之
旁孟子嬉戲乃設且豆進退揖讓
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也遂居之
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出列
女傳互入鄰里子仁少兒無
學其母為作厚葬大被曰小兒無
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坡庶可
得與氣類接也除監池司馬捕魚

作鮮寄母母責之曰汝為魚官而

以鮮寄我非避嫌也出吳錄

集富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

之嬰母上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

世貧賤卒富貴不祥嬰從其言而

陳氏以寧出班叔皮王命論惟

本習孟氏強為母師出柳文

守節自誓居貧自力以衣以食以

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

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

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

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

一龍之棲以庇而為生吾何持而

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

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

事吾如不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

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立然知

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出廬陵集隴

岡阡表書其子之賢而有立則

見其母之方出歐公作李氏墓銘

蓄德在 以成家室發于後以

遺子孫出臨川集蘇公軾生十

年太夫人親授以書嘗讀東漢史

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則曰某

若為滂夫人亦許之乎太夫人曰

汝能為滂吾固不能為滂母耶出

子由撰兗墓銘 豈惟家室宜壽

子由撰兗墓銘

豈惟家室宜壽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毋實與朝廷生異人出坡詩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九三

閩儀部之二 一百三十九四

婦道

子不宜其妻又母曰是善事我

敢私假不敢私與注家事統於尊

也伸跛倚睇視不敢噦噫凡婦

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出並記內則

弓互見舅姑婦事舅姑如事父

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毋實與朝廷生異人出坡詩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九三

閩儀部之二 一百三十九四

婦道

子宜其妻又母曰是善事我

敢私假不敢私與注家事統於尊

也伸跛倚睇視不敢噦噫凡婦

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出並記內則

弓互見舅姑婦事舅姑如事父

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小必請於舅姑並出記內則
妻桓氏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
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
稱之子求為魯郡太守求子昱問
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不
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
危吾焉敢忘乎班昭作女誡曰
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匹執箕帚
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
中外之累風夜劬心勤不告勞
班昭年七十餘卒上疏遺令九十
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

家讚焉並出列女傳姜詩事母
至孝妻順奉尤篤母好飲江水妻
常沂流而汲後值風不止得還母
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
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
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
母具對姑感慚呼還止姜詩妻傳
互見人心易感並出東漢女
之德嚴奉舅姑夙夜勤事婦之節
也出
德權子宣尚繁昌公主黃門
諫講於是遂離主與出書稱故新
婦出晉諸公贊古女子婦供事
舅姑三夕在側與男女無異出此

史顏氏家訓互見舅姑奉祭

經克羞饋祀出書酒誥采繫夫

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

不失職矣采蘋大夫妻能循法

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

祭祀矣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

其尸之有齊季女出采蘋並詩

集滌濯靜嘉禮儀孔明出張平子

東亨賦奉蒸嘗以効順供洒埽

以彌載出潘安仁寡婦賦春秋

祠祭主貴罇奠薦潔歆明魂出

韓文識見

也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

也汝墳室永能閔其勤勞勸

以義也殷其雷並詩穆伯之

喪敬姜晝步文伯之喪晝夜哭孔

子三知禮矣出記檀弓

集晉公子重耳過齊桓公妻之公

子安之從者謀於桑下蠶妾以告

姜氏姜氏殺之而告公子曰子有

西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乃

與子犯謀奔而遣之出僖二十二

年齊侯遇杞梁之妻於郊弔之

辟曰猶有先人之故廬在下安

待與郊弔齊侯弔諸室出襄二

十三年互見弔慰晉伯宗每朝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其
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出成十五
年謂嬴氏曰公子圍為質於秦將
子而辱於秦子侍執巾櫛以固
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
從子而歸棄君命也才固請不
敢言晉趙姬以盾為才固請不
公以爲嫡子而已其下子下之以
叔隗爲大子而已其下子下之以
四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人
必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出僖二
十二年不恤緯而憂宗周之廢

出昭二十一年齊晉戰于鞏齊
師敗績齊侯自徐關入女子下
免乎曰免矣欽司徒免乎曰免矣
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死而
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與之石卵互
見封爵並出左傳晏子爲齊相
出其御之妻從門而闚其夫其夫
爲相御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歸
其妻請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
相齊國名顯諸侯今子長八尺乃
爲人僕御子之意自以爲足矣以
求去也史記晏子傳襄王以
大史氏爲王后襄子卒子建立后
事秦謹與諸侯信故四十餘年不

受兵始皇嘗使使者遺后玉連環
曰齊多知解此環否后又示羣
臣羣臣不知解后引推破之謝
秦使曰謹以解矣公甫又伯官
於魯病死婦為之自殺於房中者
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
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母曰孔子
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
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
長者薄而於婦人厚哉從母言之
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妬
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
變矣並出戰國策李夫人病篤
武帝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

姊妹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夫人
兄弟耶夫曰不見帝者乃欲深
托兄弟也色事人者色衰則愛
弛上見我毀壞顏色非昔必且是
今尚肯復錄其兄弟哉出西漢
夫人傳呂祿過其呂始頹頹大
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
矣乃悉出珠寶器散堂下曰母
為他人守也出莫言后上始為
微行言夜至栢谷投逆旅主人求
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且疑
上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以姬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
走姬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
走姬乃殺雞為食以謝客出莫武
聽並通鑑秦王好淫聲葉陽后
樊姬為之食鳥獸肉出漢張
敞傳楚莊王好獵夫入樊姬教
諫不止不食禽獸之肉二年王惑
之而勤於政事齊桓公淫樂衛
姬為不聽鄭衛之聲並出列女傳
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
富貴不祥令嬰勿王王陵之母如
漢王必得天下伏劍而死固勉強

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出通鑑光
紀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

子樂衛姬不音出王逸傳河南
樂羊子尋師學一年歸妻跪問其
故引子三父行懷思無他異也妻
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蚕
繭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
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
也則捐失前功稽廢時月夫子積
學若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出
列女傳楚昭王燕遊越姬從謂
姬三願與子生死若此姬曰君王
樂遊要妾以死不敢聞命後王病
太史請移於將相王曰將相於孤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猶股肱也。不聽姬曰：「大哉！君王之德，妾請從王死矣。昔日遊樂，是以不敢聽命。今王復禮，國人為君王死，何況妾乎？」遂自殺。並出東漢。鮑宣妻桓氏，裝送其盛，宣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乃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之裳，出東觀漢記。應超取趙昂子月為質，昂妻異曰：「吾諫如是事，必萬全。」當柰月何？異厲聲應：「一雪君父之大耻，喪元不足為重。」一子哉！出通鑑。漢獻紀：「梁鴻下，請罪。鴻曰：「吾欲喪褐之人。」

與俱隱深山者，今乃衣綺縞，傳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出本傳。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先光之矣。出列女傳。並東漢。先是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琊王。其妻智氏諫之，衡不聽。及琅琊王即，李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奔移，何如？」妻曰：「不可。」琅琊王素好文，慕名，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名。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
之嫌自拘司政其遣衡還郡出通

鑑蘇元帝巨範妻曰君前欲斬
徐州刺史鄒支衆人謂君難為作

難為作上出疑志曹爽傳初晉
居曝書遇雨高祖起收書家唯起

婢見之張后懼言語泄漏乃手殺
之而自執爨焉晉書桓玄后

劉氏有智鑒玄曰劉裕龍行虎
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

早除之出通鑑晉安帝紀山公
與嵇阮契若金蘭山公妻韓氏覺

二人異於常窺之他日二人來妻
竊窺之公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殊

不女正當以識度性交耳王左
軍妻郗夫人謂二弟惜曇曰王家

見二謝安萬傾例疑見汝輩來
平平耳互入鑒別並出世

符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附以
求利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獨否

嘗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與時之
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與衣

服多不受出齊太祖皇子認母
胡充華初選入掖庭同列以故事

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太子
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

百九十四

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手及
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誓曰
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身死
所不憾也出梁高祖竇毅之女
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
恨我不為男子救舅代之患毅及
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
吾族毅由是哥之及長以適唐公
李淵出陳紀長孫皇后素好讀
書常與上從容商畧古事因而獻
替裨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譴怒宮
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鞠因命囚繫
俟上怒息徐為申理由是宮壺之
中刑無枉濫上得疾累年不愈后
侍奉晝夜不離側常繫毒藥於衣
帶曰若有不諱義不獨生后素有
疾太子言治言曰醫藥備盡而疾
不瘳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
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
移若為善者有福則吾不為焉若
其不然妄求向益及疾篤與上訣
曰妾於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從
乘輿不能當呂后之地耳已卯崩
于立政殿長孫后嘗采自古婦
人得失事為女則三上卷魏證
薨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喪給羽
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證
平生儉素今葬以一品羽儀非亡

百九十四

者之志悉辟不受以布車載樞而

葬上欲為之營第公主固辭曰婦

事舅當朝夕侍側若瓦別第所

闕多矣上營玉華宮務令儉約

惟所居欲覆以瓦餘皆茅茨充容

長城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

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感

華靡上疏諫其略曰以育盡之農

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象

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王并吞六國

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

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

輕邦圖利危亡肆情縱欲之所致

乎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

易亂之源也雖復茅茨示約猶甚

木石之疲和願取人不無煩擾之

弊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

錦綉實迷心之醜毒作法於儉猶

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並出

唐太宗上林令侯繁素諂事來

臣其妻董氏戒之曰俊臣國賊

指曰將敗君宜遠之敏從之俊臣

怒出為武龍令敏欲不往妻曰速

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

獨得免出唐武后上疾宦官欲

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

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

不

不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武后之比也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能致唐虞之理並出通鑑唐敬宗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之事敢預聞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荅出續世說后長孫氏互見禮法朱温少孤與兄昱存隨母王氏依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毋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曹善遇之出唐僖宗三逢妻勛國夫人鄧氏曰稅官物也公為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下曰獨不記為里正代人輸稅以楚摠時耶蜀李太后以典兵

其人謂蜀主曰今王昭遠出於廝養伊審微韓保貞趙崇韜皆膏粱乳臭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惡實於人上一旦疆場有事安能禦大敵乎吾輩之惟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自餘無足任者並出遜鑑周世宗王珪與房杜善過其家珪母闕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曰善書王珪母道齊女徐吾者與其鄰婦合燭夜徐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先去常後掃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為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

益明去一人燿不為益闇可愛
秉壁餘光皆莫之能應遂復與夜
續出列女傳互入婦言其妻問
意於蒙山楚王親至其門其妻問
答曰楚王妻曰可食以酒肉其可
加以鞭捶可受以官祿者可隨以
鈇鉞先生受人所制官祿乃去出高士
不能為人所制官祿乃去出高士
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
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
蕭鄰婦曰何憐之悲子欲嫁耶女
曰吾豈為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
老而太子幼也出列女傳樊嫫
進言合德美容貌帝召入宮合德

新沐膏九迴沈水香為卷髮號
鬢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
慵來粧左右噴二差賞宣帝時披
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
淖夫人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
火必矣出趙后外傳陳子定字
子仲妻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
相仲子曰僕有箕帚之妻請入計
之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
連騎食方於前妻曰今日為相
在中矣結駟萬騎所安不過容
食方於前所甘下過一肉今以容
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
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

夫妻也去為人灌園出皇南謚高
士傳陶大夫之治陶年名譽
不興家富三倍妻怒曰子能薄
官大是謂害無功而家昌是謂
積殃昔楚令尹治國家貧而國富
君敬之民戴之故福祿終於子孫
名垂後世今子貪富務大不顧後
害請去出列女傳周玘字孟玉
第子殺人被罪玘詣府與第子俱
盡於獄第子不哭其子但哭孟玉
由此為高出風俗通齊閔王
后項有大瘤號曰宿瘤初閔王
遊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
問對曰妾受父母採桑不受教

觀大王王命後乘載之女曰父母
在內使妾不受教而隨王是奔女
也王安用之王大慙使使奉禮
加金百鎰往聘贈之父母驚欲
浴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緩容更
不不見識也於是如故隨使至
閔王以為后出列女傳互見堅貞
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橋固耳
忌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
熊羆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
不杀班大有辭割歡同輦夫豈無
懷才微遠出長華女史箴
雲范傳正廉問宣池訪李白子孫
獲絲女二人一為陳雲之室一乃

劉勸之妻皆編戶因召至郡
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
於下俚伏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
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
欲敗其類所不忍聞出李太白集
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
致探禍福之機嬰母如廢陸母知
興出王命論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九十四終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九十五
閩儀部之四

史才器 韓政姊榮曰妾柰何畏歿身之

誅終滅賢弟之名乃大驚韓市人

大呼天者三而死政之旁晉楚齊

榮一作焚 伍子胥奔吳至溧陽

女子擊漂水上子胥過而乞食 女子自

投賴水出吳越春秋元帝幸虎
園後宮皆坐熊伏出園攀檻左右
香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上
問何故前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

劉勸之妻皆編戶因召至郡
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
於下俚伏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
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
欲敗其類所不忍聞出李太白集
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
致探禍福之機嬰母如廢陸母知
興出王命論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九十四終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九十五
閩儀部之四

史才器韓政姊榮曰妾柰何畏歿身之
誅終滅賢弟之名乃大驚請市人
大呼天者三而死政之旁晉楚齊
衛聞之皆曰列女也出史韓政傳
榮一作焚伍子胥奔吳至溧陽
女子擊漂水上子胥過而乞食女
子飯壺漿而食之子胥去女子自
投賴水出吳越春秋元帝幸虎
園後宮皆坐熊伏出園攀檻左右
香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上
問何故前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

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

太守孫翊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給

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到

近舊將孫高傳嬰等與共圖覽到

悔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

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大小悽

怪其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徐氏

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

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

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出通鑑漢

獻紀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

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妾百餘人皆

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凜

凜出蜀志魏父壽所殺

俄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

詔詣鬻顏色不變曰父讎已殺請

受戮孫尹縱之我不肯遂強載還

家會赦得免出魏志劉氏有膽

畧石勒與之參決軍事佐勒建功

業有呂后之風而不妬忌更過之

而孫恩孫恩會稽王凝之妻謝道韞

而殺之并其諸子疑之妻謝道韞

奔之女也聞寇至舉臂自若命婢

肩輿抽刀出門手殺數人乃被執

並出通鑑晉成紀朱序鎮襄陽

符堅遣將圍序母韓氏自登城行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R.C.